



迎面走来 若干年后的儿子

文卿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迎面走来

若干年后的儿子

文卿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迎面走来若干年后的儿子/文卿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7. 2

ISBN 978-7-5550-0992-4

I. ①迎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14032 号

迎面走来若干年后的儿子

文卿 著

责任编辑 何欣 蓝铃松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 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邮 编 350003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8.5
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992-4

定 价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1	迎面走来若干年后的儿子
6	谁是烤肠
9	在萝卜白菜间穿行
15	太阳肥 骆驼瘦
23	一只抗争过的鸡
27	火星鼠儿子
30	温暖你的胃 留住你的心
35	你知道我是谁吗
37	谁篡改了飞翔的路径
42	当儿子遭遇诚信问题
45	清晨起
48	第一次尴尬

- 51 村庄是可以古老的
59 骗子来电话了
63 阅读许地山
71 恐惧之外
75 土楼呀土楼
79 来电看得见
82 行走短章
92 我与历史的误会
95 一座不投降的山
99 全世界只剩下一颗牙
103 我们的街
112 闲话增福桥
115 旁 观
119 李鸿章的拳头
123 也说素面朝天
126 我们的芗剧
132 一个煮妇的碎碎念
135 千树万树柚子花开
138 好人难做
142 樟木的另一段传奇

- 155 等一块馅饼
- 158 最后的船夫
- 163 踩一只蚂蚁
- 166 一枚去向不明的鸡蛋
- 169 最鲜嫩的节
- 172 大地的体温
- 176 帕瓦罗蒂的眼
- 179 迷失在图书馆
- 185 热情如你
- 188 又遇“三八”
- 192 坚硬的“年”
- 196 请告诉我一朵花的颜色
- 199 以思考的名义发呆
- 202 快走踏清秋
- 205 我是怎么变坏的
- 208 我们都不是木头人
- 211 不谈文学成就的林语堂
- 216 被打破的砂锅
- 219 立交桥、青春和我
- 222 控
- 225 五棵树

- 234 一语点醒哪个
237 知了、两座寺院及其他
242 来来去去又一年
245 一个让人有念想的村庄
249 月光路过的若干个夜晚
252 系念一生的那十年
256 对镜贴花黄
259 你不是我我不是你
263 忧伤的衣柜

迎面走来若干年后的儿子

医生抬起一个小屁股对我说是个儿子。如果有力气的话，我想告诉他男女无所谓，快让我下手术台吧。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，儿子哈哈大笑，我也哈哈大笑，但当时是笑不出来的。当时他是哇哇哭，我是有气无力。我想着肚子剖开后总得给我缝上，于是孩子抱出去让大家欢喜，我开始算医生给我缝了几针。算到第七针我开始绝望，也许没尽头了，我得让人当成个破布袋就这么永远缝下去。

在 11 年后的一个夜晚我突然清晰地想起 11 年前的那个下午。换言之，11 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根本不会想到 11 年后的一个夜晚，我和孩子他爸扔下孩子自个学习，跑到街上悠哉地散步。我和孩子他爸平均每步 60 厘米，这时街边发廊走出个小伙子，半大不小，顶着个鸡窝似的头发，还五颜六色，牛仔裤好像随时会掉下来。我偷偷对孩子他爸说，你儿子要是敢这样，我非得把他揍得满地找牙不可。孩子他爸说，再一脚踢出去。说着，前面有个男孩背影，高大挺拔。我们急忙快走几步，赶到人家前面去瞄了一下，五官端正呀，对着手机温和亲切地说着什么。传说中的阳光男孩就是这样了。我又偷偷说，你儿子要是能这样就太好了。孩子他爸说，会的会的。我们都笑了，着什么急呀，儿子才



11岁。可他是怎么一下子就11岁了呢。突然有点糊涂了，我好像昨天才刚从产床上起来。

还好布袋也有缝完的时候，我像伤痕累累的英雄一样疲倦躺着，让丈夫去看孩子是否健全，或者健全过头，多长出一个指头什么的。还好，一切美好。他头发密而黑，耳坠是老辈人所说的有福相的长而肥厚，像涨发的木耳。

这个散步的夜清冷得很，照相馆的老板跟以往每个夜晚一样，在门口拉起了二胡。丈夫说他没拉开，没拉好。可是于我的耳朵已是盛宴。他拉的是《黛玉葬花》，泪眼纷飞的那段，把一条冬夜的街整得凄凄然。可是因为想着若干年后的儿子，我的心温软得可以拧成任何形状的麻花。黛玉在一本书里笑嗔怒悲，为身世不幸、为岁月无情、为落花的红消香断愁满怀、泪暗洒。我比黛玉或其他一些人幸福多了。首先我活在真实的空气里，其次我身体健康，再次我只关心儿子为什么早上起来又咳嗽了，对花花草草采取任其自然的态度。我和很多人一样麻木又世俗地快乐着。所以我走不进黛玉的世界。二胡声渐渐远了，黛玉也哀怨地瞅着我们越走越远，走进一片阴暗中。

这段路有的灯坏了，老不来修。我怕黑，怕突然窜出一只老鼠。身后射来幽光，我踩在自己的影子上，一脚一脚，风从脖子路过。黑色是一种不可言语的秘密，不可探知的掩盖，夜是黑色的杰出代表，特别是在没光束撑腰的情况下。小时候的儿子也曾如此惧怕黑色。总是设想黑暗深处躲着大灰狼或大妖怪。大人怎么鼓励也不管用，让他手里拿着金箍棒也不管用，非得有人和他一起进去。除了怕黑，他还怕大灰狼，看有关大灰狼的木偶剧时，必须有人陪看。临睡前，他总是要我讲大灰狼和他的故事。故事的框架基本锁定这么个模式：大灰狼要吃掉小白兔、小山羊或小猪时，儿子便从天而降，扮演了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英

雄；大灰狼或逃或降，获救的小动物便和英雄一起载歌载舞。这种天方夜谭儿子总也听不够，每次听总像第一次一样快乐。他对大灰狼既恨又怕，但他只怕卡通化的狼，红眼尖牙大尾巴，加上唬人的配音，对真正的大灰狼倒无动于衷，那关在动物园里笼子里的狼，在他看来与狗的分别不大，甚至没有区别。

拐角处真的冒出一只狗，脱了毛的，影子有点仓惶。孩子他爸攥一下我的手示意，我的惊吓便打了折扣。就像小时候如果大人要是表现出怯懦、可怜，四岁的儿子个人英雄主义就抬了头，把你揽在他小小的怀里，在你背上象征性地拍两下，以示安慰，并声明他会保护你。

身边一个男孩子吃着玉米棒蹭过去，说蹭，是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我们肩膀间的距离，男孩子十来岁，胖，以圆为显著特征。他走过去，带着玉米香。我说如果儿子长成这样……孩子他爸说也踢出门去。我一听，先踢一脚过去。

路过药店，我们进去买了维生素片。出了药店，我们拐进面包坊，付款的时候发现药店的小姑娘多找了我们十块钱。急忙转回药店，众人疑惑地看着我们，继而释然，表示感谢，眼线锁住我们，仿佛我们是稀有动物。收银员涨红了脸。刚出大门，听得后面的店长在狠批收银员。孩子他爸问我说：“我们算做了好事还是办了坏事？”也许收银员会因工作失误而被扣薪，如果是试用期就更糟了。对方做错了事，我们帮着弥补，仅此而已，可是事情经不起细分析。我们思前想后，终于感觉我们让小事越滚越大，不就是十块钱嘛，我们完全可以买蛋糕吃掉，还会津津有味，因为是白吃。当然，如果儿子在场的话，不管什么后果，我们是一定要把钱还回去的，做个榜样，起个模范带头作用。至于事情产生什么连锁反应我们就不考虑了，关键是要做给孩子看。成人想的和做的有时没办法达到一致，却要求孩子必须一致。比



如我们偷懒，却批评孩子偷懒；我们歪在床上看电视，却叮嘱孩子必须“坐如钟”，有模有样；我们随手丢了烟头，却要孩子把香蕉皮捏在手上，看见垃圾桶才扔；我们闯红灯，却告诉孩子红灯必须停，绿灯才可行；我们忘了承诺，一句“忙”就可以抵消，却要求孩子诚实守信……儿子越大，我就越觉得自己的渺小。不知不觉间，他的个子就蹿上来了，到我的腰间了，到第一个纽扣了，到肩膀了，到鼻子了。这过程仿佛是很缓慢绵长又仿佛是一瞬间。还记得第一次到广播电台录音时，他才上一年级，看着大段的稿子，很多字不认识，很多词不明白意思，还不会断句，他掉了泪。大人鼓励他，并陪他查字典，教他一句一句练，后来竟然拿下来了，顺利通过了。后来他胆子就大些了，也有信心了。成长是无形的，只能通过这些有形的小事慢慢浮雕般凹凸出来。我们一路讨论孩子的未来，这是我们百说不厌的，尽管有时想得有点离奇不着边际，但落脚点都是希望他平安健康快乐。我们把他的将来说出百般花样来，并参照着路人点评，有时笑得打跌。旁人一看，这对夫妻真是和谐万分，谁也不知道他们不是在谈情说爱，而是把若干年后的儿子当成舌头，在嘴里翻腾跳跃。

就在我们讲得起劲的时候，对面走来一个小伙子，还有一个姑娘，他们手牵手，肩并肩，头靠头，窃窃私语。他们都是长相和穿着都顺眼的那种，擦身而过后。我不禁回头再看。孩子他爸敲了一下我的头：“看什么看，你儿子还早着呢。”

回到家，儿子正在看《水浒传》原著。不知道他为什么感兴趣，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懂。最近他一直向我发问，什么花荣的外号、鲁智深的兵器、宋江的下场，一口气能说出三十多个水浒英雄的姓名和诨号。我后悔当初看了《红楼梦》，没看《水浒传》，以至让他小人得志般地哼哼。我说你偷吃糖了吧。他说你怎么知

道。我当然知道，他嘴里有淡淡的椰子糖的味道残留。也不懂消灭证据，比如刷刷牙。可是他也做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，事后洋洋得意地宣扬，比如偷吃榨菜、偷吃雪糕。我们只有暗自叹气，又见怪不怪的样，好像一切尽在大人掌握中，不要以为你能搞什么鬼。至今我搞不清他为什么要吃榨菜，还得背着人。孩子他爸说你再吃零食，会胖的，我们刚才在街上看见一个男孩子，胖得没脖子了，你要是敢胖成那样……他停顿了一下。我赶紧说，你要是那样，我们依然爱你。儿子看着爸爸说：“真的？”我瞪了孩子他爸一眼。他爸说：“嗯，当然。”我说，不过你最好锻炼身体，不要吃太多零食，胖得没脖子总是不好。儿子过来一个临睡前的拥抱。我依稀闻到奶味和爽身粉的味道，那属于婴儿时期的气息。突然鼻子一酸，我的儿子呀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没有长大，还是11年前刚见到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。

一晃又一年，一晃又一年。岁月是最辛苦的行者，但她永远不会停下来歇息，因为她知道有时钟的滴答漫步，有光阴在风中的流淌，生活才能鲜活、跳跃、精彩。流动的水永远洁净，流动的云霞变幻莫测，有花落有花开，有风息有风起，有哭有笑有期待。我不怕自己老去，我愿用岁月刻出的皱纹换儿子青春的笑容，而且，我想我不必着急，就这么慢慢等待。昨天的每一天都是陈酿刚掀开的那一刹那，明天的每一天都是稻谷成熟时弯下来的那一穗。



谁是烤肠

拨拉手机，一时性起，把自己的名字百度了一下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还真不少。五花八门，同名不同姓，同名不同性，有作家，有会计，有官员，有教授，还有跟我名字一样的地区、村庄、饭店、公司、博客等，最想不到的是还有个食品厂。我的名字变成一种烤肠的品牌，还有6种口味，4支一袋。匪夷所思，我的名字再怎么也跟入口食品联系不起来呀，音形义统统不挨边呀，难道是老板与我同名？

后来我想通了，我就是一烤肠的料，既不能指点江山，也无法激扬文字。我是女儿、妻子、儿媳、母亲，没有这些参照物，没有这些身份依附，我就是一烤肠。这么一想，我安心做主妇吧。主妇是多么重要的角色呀。一日，天高云淡，丈夫一边玩电脑上的桌球游戏，一边教9岁的儿子；我在准备午饭，多么和谐安宁的时刻。一走神，刀锋问候了一下手指。我惊呼一声。没人反应。我再叫：“我受伤了。”还是没人理。我一拍案，提高分贝：“流血了。”丈夫对儿子说：“你妈受伤了，去看一下……别急，去看一下，待会再教你。”于是儿子过来：“老妈，怎么了？”我举起手指。他观望了一下：“要不要创可贴？”我说不要。他就回到电脑前汇报：“老妈不要创可贴。”他老爹说：“哦。”然后他

们继续玩。我继续剁肉，咚咚咚。我剁烂它，剁烂它。我忘了烤肠不是主食，顶多是零食，不是非吃不可。

每个人总有把自己很当回事的时候，历史缺了自己就得断代了。历史上的大人物似乎都是往后长的，先当成人后当孩子，先是看到他叱咤风云和丰功伟绩，再追溯到他的年少时，一看，不得了，大人物就是大人物，从小说话做事就与众不同。成大事者总是后人的榜样，我们个体总要经历一段拿自个当伟人的时期，总想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青山绿水。

幼年时，家长围着转，孩子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是皇帝。等知道自己只是窝里横时已变成热血沸腾和任性的青年，对父母嗤之以鼻，看不惯这个，瞧不顺那个，不扫一屋，直接跨到房子外扫天下；到了外头，意气风发，准备一按杠杆，地球就跳起来。从许多年轻人的装扮、举止、言语都可以感受到他们青春无敌的气势，无论帅不帅、美不美，有没有能力，都眉飞色舞。年轻就是他们的资本，只要愿意，世界不在话下。现实很残酷，扫帚小而无力度，扫不出什么。然后碰钉子，失败以至失落、郁闷甚至颓废，后来就认了，然后有一天突然开窍，恍然大悟，聪明的会从中总结经验教训，再后来棱角终于一点一点磨平，跟儿时的跳跳球一样圆而有弹性了。回头看看来时的路，终于对自己渐渐长的大孩子说：“很多时候你只能做自己的主人，没有你天也塌不下来。”他的孩子、我的孙子当然也不会听，跟豆子似的，时间一到太阳一晒，炸开，迫不及待地 from 豆荚里蹦到外头，欢得很，每一块地眼里都是未开发的，需要他们开垦扎根。虽然碰壁是人生的必修课，但基于希望儿子的鼻子不要撞得太扁的考虑，我还是得把他叫过来苦口婆心一番。我告诉他，即使是别人的零食，比如烤肠，也必须做好自己的主食，比如米饭，能把自己的米饭做得喷喷香，你就是了不起的人。儿子思考了一下问：



“那我们中午到底吃什么？”我翻一下白眼：“米饭，我要煮自己的米饭。”儿子迟疑地问：“只煮你自己的？”我把他从厨房赶出去。一言不合，友谊之船说翻就翻。

在萝卜白菜间穿行

清早在菜市场听到一阵嘈杂。菜市场总是热热闹闹的，声音一波连着一波，但这种嘈杂像正常潮汐中忽然掀起的浪头。一看，是两个40岁左右的女人在嚷嚷。一个卖猪肉，一个买猪肉，好像是割了不买，或割错部位。

猪被大卸许多块摊在那儿，一个站在猪这边，一个站在猪那边，语调越拔越高越尖利，关于“性交”和生殖器的闽南话轮番上阵，配合激动的肢体语言，胳膊伸出去，中指亮出来，又戳又指，隔空点穴。要不是猪肉的友情阻挡，她们可能要打起来。这时事实和矛盾已经次要，主要是情绪，愤怒被推上风口浪尖，且不允许自己先掉下来。我买了牛肉，她们还在对骂，大家还在看，有的象征性地劝一句，含在嘴里。我买了青菜，她们还在对骂，大家还在看。双方似乎还抱有一丝理智，只是口水战，还没打算抓头发踢腹部。

从小到大，我很少看到吵架这事，除了电视上的报道，那也是事后，没有现场。在街上也是，等我发现时，要么事情已经发生过，要么已经挤不进围观的人群，而且抱着少惹是生非的乖孩子理念，一般绕着走算了。我老是站在新闻事件之外。从过后和侧面了解的情况好像都是小事引起的，如果酿成大祸，总觉得匪



夷所思，不值得。可当时当地当事人脑子和眼睛都充了血，像象棋中过了河的“卒”，只进不退，最好的结果是被有能力的第三者左右斡旋挪动，比如警察。渐渐散去的人群有的还余犹未尽，鲁迅的“看客”们一直坚强地活着。

吵架也讲究天时地利又正好人不和，菜市场很适合吵架，天气闷，气味复杂，地上滑腻不净，遇上心情不好时撞针一碰，容易走火。肉摊边的架还在吵，句式没有翻新，先前的几句试图讲事实摆道理没有用了，吵架时声高就是理壮，大嗓门占了上风。估计吵到后面为什么吵都忘了也不重要了，因为诸多目光，所以不能退让。很多时候架吵得起来完全是因为有看客在。肉摊老板当然要守着，她心理上有优势，买肉的人不甘心离开，仿佛一走开就认输了就承认自己错了。这没完没了了，我替买肉的女人着急了。她操起手机。有人兴奋地说，她叫人了。买肉的女人冲着手机里不知是110还是老公叫嚷：“她臭骂我，骂我很多句……”她放下手机后，两个女人继续对峙，但音量都小了些，达成某种默契，好像彼此都找到了台阶下来。我买了豆腐，一转身，人没了，架吵完了，跟开始一样莫名其妙。怎么结束的呢？我这个看客因为两块豆腐错过了结局，不专业。

有时我很能理解菜市场里的看客，因为买菜是重复作业，需要调剂。

错过了还会有别的事可看。

这个菜市场规模不算大，但鸡鸭鱼肉萝卜白菜，品种大抵能满足三餐变化。我每天穿行其中，检阅它们，看光泽摸软硬闻其味，每天都是新兵，当然也有许多老的狡黠地掺杂其中，全看主妇的本事和经验。我大部分聪明才智都耗在菜市场了。吃是民生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主妇的菜篮子关系到家庭成员的健康与成长，营造和谐与美满的家庭氛围，由此买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。